

1

黑板上的涂鸦



新学期开始已经好几天了——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。

和往常一样，在妈妈的再三催促下终于离开被窝的关耕儿慌忙地穿上衣服，开始啃起烤面包片。

“真是的，要能早点起来就不用这么赶了，那多好啊……连早上赖床的毛病都和你老爸一样。”母亲发牢骚了。

不用说，此时的父亲正佯装不知地看着早报呢。

“我去上学了！”耕儿飞奔出家门。

从家里出来，是一条左右延伸的走廊。

这里是八层楼高的南大坂住宅区，一层是商店，从二层开始是住宅，而中间有电梯大厅和主楼梯。

虽然是疾步而来，但因为等电梯太麻烦，他像往常一样从楼梯跑了下去。

到学校5分钟都用不到。从住宅区出来，是一条

六车道的马路，穿过马路，再跑个 150 米就是阿倍野第六中学的校门了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会染上每次都睡到快要来不及才起床的习惯。虽然如此，为了他的名誉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每天早上都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日程安排，不过自打他上了中学以来，一次也没有迟到过

听着预备铃，他穿过校门，跑进二年级三班的教室

安全到达。

一年级的時候，耕儿的这种到校方式可以说得上是全班人尽皆知，但现在不是了。进到新的班级还没多久，有很多同学连名字还都不知道——总体说来，整个班级给人的感觉好像还只是一盘散沙。

不过今天班级里的气氛有点不一样。

学生中坐到位子上的人，还不到半数其他的人都朝着黑板大声吵嚷，谈论着什么。

“怎么了？”耕儿一放下书包就跟邻座的楠本和美打招呼

楠本和美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，抬头看耕儿，说到这书本，并非是课本，而是小说。耕儿和住在同一

住宅区、同一楼的和美，从小学，不，从更小的时候就认识了。她喜欢读书是出了名的。她所读的书数量之多是耕儿这样的人望尘莫及的。现在，她手中拿着的，又是本耕儿连名字也不知道的作家的著作。

“我也不大清楚啊……”和美答道，“有人在黑板上乱写乱画。”

“乱写乱画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和美只这么说了两句，视线又返回到书本上。

耕儿向黑板走去。

阿倍野六中九大地狱——几个大字映入他的眼帘。

大字旁边涂满了画得很糟糕的鬼的画像，并写着这样的语句：

英语 = 发音地狱

数学 = 公式地狱

国语 = 语法地狱

理科 = 作业地狱

社会 = 背诵地狱

体育 = 机器人地狱

音乐 = 歇斯底里地狱

美术 = 眼睛地狱

家庭 = 礼貌地狱

耕儿呆呆地看着墙上的字，立马就哈哈大笑起来。因为实在是把各科老师的教学特征把握得很到位，太搞笑了。

但是，他的笑声被一个女生尖利的叫声打断了：“你不害臊吗？”

此人名为西泽响子，是班里公认的高才生。

“你们认为这样好吗？”西泽响子冲着聚集在一起的人喊道，“将这种话写在黑板上的人，出现在我们班级里……你们竟然还能那么平静！”

“就算学校流行这样的恶作剧，但也不该连我们班的人去模仿他们吧！”

在她的喊叫声中，教室变得鸦雀无声。

那么说来，或许也有道理，耕儿想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在阿倍野六中有很多人喜欢恶作剧，或者说是故意捣蛋。

一个月之前，已经从三年级美术部毕业的一个学

生，将教室涂成粉红色的时候，被当场发现了。据说，当面对抓他的老师时，这个学生说，学校使用的绿色好像在压抑他们的自我，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了。

那之后，又有类似的事发生。就在三天前，放学后校内广播播放的音乐，由往常温和的古典音乐突然变成劲爆的摇滚乐。似乎是有谁将平日一直播放着的音乐偷偷换成了摇滚乐。此事件的犯人至今仍没有被找出来。

诸如此类的事，最近接二连三地发生。

耕儿总觉得，会不会是阿倍野中学过于纯粹的教学方法酿造出了这些后果呢。可能是把有名高校的升学率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吧，阿倍野六中的社团活动很低调，学生们有时会被学习压得透不过气来。他隐约感到，这是那些无法忍受的学生们迫于无奈做出的微弱反抗。

然而——

“各位！一起来把犯人找出来吧！”回过神一看，原来是西泽响子在大声疾呼，“同时也是为了让做出这种可耻行为的人反省反省，我们必须把犯人找出来。大家说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西泽说得对！”有几个人表示赞成。

“要找出犯人是谁，只要看笔迹就行了。”西泽响子扯着嗓子喊道。

“怎么样？每个人都写个字条，然后交上来如何？”

“就这么办！”虽然又有人这么嚷嚷，但大多数的学生都面面相觑，他们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，真有做到这份儿上的必要吗？

可是，班级的委员还没选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人带领大家决定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。

因此，试图夺取西泽响子所掌握的主导权的人也没有出现，就班里的气氛看来，大家眼看就要在纸上写字提交上去了。

这样下去，就会从班里发现犯人了。

变成那样，真的好吗？

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事。但是，也不至于因为这样就将那个人揪出来，然后大家一起加以制裁吧。

耕儿不赞成那样做。

没必要做得那么狠。

难道不是吗？

耕儿瞄了一眼时钟。

虽然上课的时间才过了 5 分钟，第一节课的山形老师仍没有来。在这个国语老师兼班主任的、麻烦的山形老师到来之前，必须做点什么，他想。

“那么各位——”

在西泽响子开口的瞬间，他两手张开，扯着嗓子喊了出来：“停止吧！”

接着，他又喊道：“这儿是法庭吗？从班里找出坏人，打算做什么？停止吧！别做傻事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啊？”

不顾西泽响子的质问，耕儿喊道：“就算恶作剧是不好的吧，但是，如果从我们班里找出罪人的话，那会怎么样？那个人今后就会一直被当作罪人看待，不是吗？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个恶作剧的人是带着多大的恶意写下这些东西的。将这样的人搜出来，责难他会有怎样的后果呢？”

说完这些，他突然背过身，去擦黑板上的画和文字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西泽响子的声音颤抖着，但耕儿没有停下手。

全部擦完，回转过身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场面。

楠本和美站起身来，蓦地抬起脸，朝他使劲鼓掌。

隔了一两秒，大部分的学生们也都一齐鼓起掌来。

西泽响子用蛇一样的目光盯着他，什么也没说，退回了自己的座位。

山形老师进来了。

“迟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”老师一边说，一边环视教室，忽然大声斥责起来，“怎么回事！乱哄哄的样子！大家还想不想上课了？”

耕儿慌忙坐回椅子上，一边取出教科书，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没做错，应该那样做。

大概西泽响子过后会跟老师打小报告吧。

但是，即使那样，我也必须那么做，就让她去吧，他想

“那么，今天接着上次的。翻开 17 页。”山形老师说。

这是一点也不能偷懒的严格的授课。

耕儿不知不觉就开始埋头于学习了。

放学后的风，穿过了校舍，带着新芽的清香，使年轻的心不由得抱有某种憧憬。

耕儿跟在大家后面，慢慢地踱出了教室。

正当这时，有人以轻快的脚步靠了过来。

是西泽响子。

“你一定认为我会跟山形老师打小报告吧。”西泽响子以别的同学听不见的音量，压低声音细语道。但是她声音中那种冷冰冰的感觉没有改变。“不好意思，不过这种事我是不做的，而且根本没必要做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不久就会得到报复的。”

耕儿虽然觉得很厌烦，但还是回头看了她一眼。说实话，早晨发生的事情，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“是的。报复啊”西泽响子又继续低声说，“由我们的代表。”

“代表？”

耕儿皱了皱眉头。

“是的。让你们这样的人束手无策的、超人般的

代表”

西泽响子发出一连串阴影般的笑声，快步离开了。

耕儿心不在焉地继续走着。

所谓的报复，是什么东西啊？

代表又是什么的代表呢？

不明白

也不想弄明白。

他摇了摇头。在走下楼梯的地方，他听见了和刚才的西泽响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明亮的声音。

“好慢啊。”是楠本和美。

“从教室到这里，究竟需要花几分钟呢？”顿了一下，她又说：“难得我特意在这儿等你呢。”

“等着，我？”

“是啊，有点话想跟你说呢，因为上课和课间休息的时候没有机会，所以等到现在才对你说。”

“什么事啊？”可能是因为和美太爱读书了吧，从小就老和她那种带有做戏色彩的言行打交道的他，虽然感到烦，但还是问了一句

“今天的关君，真的很了不起呢。”和美很认真

地朝他点了一下头

“因为我们班差点就变成一个充满告密和密探、背叛和互相监视的地方了。而你却防止了那种情况的发生”

“是吧。只是一种恶作剧，如果大家找出犯人，并聚集在一起指责他的话……整个班级，就会变成那种气氛了呀”

“——确实。”

耕儿没考虑得那么深，但他这么一想，发觉确实是那样

“嗯，还真是的。”微微笑了一下，和美将视线转移到通向校门口的那条过道上，好像在说，哎，那是什么？

她所望去的方，是布告栏。

两三个学生正用订书钉往布告栏上钉一张纸。她看见纸上写着上半学期学生会干部候选人几个字。

“这么说来，候选人呈报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天啊。”

“会不会有我们认识的人的名字呢？要不要去看看？”

“啊啊”

二人来到布告栏前。

和往常一样，候选人的人数不多，因为学生们对学生会活动本身就不怎么关心。会长、副会长、书记、会计等每个职位都只有一两个人。

“嘿，这可真令人意外！”和美发出了一个奇怪的声音。

“什么啊？”

“你看，这个会长候选人。”和美用眼神示意，“这中间有个叫高见泽满的名字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关君不认识吗？”

“不认识啊。”耕儿说。这所中学仅二年级就有近 500 人。他除了小学时期的朋友或一年级的同班同学以外，就只知道一些有名的学生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“我一年级的時候和那个人同班呢。”

和美接着说。

“好像学习很好的样子……平时不大和大家说

话，上完课就马上回家。总是做出一副好像只关心自己的表情……让这样的人当学生会干部，而且是会长的候选人，这到底吹的是什么风啊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可思议呢。”

“或许有什么偶然的机会有，使她的性情改变了呢？”

“或许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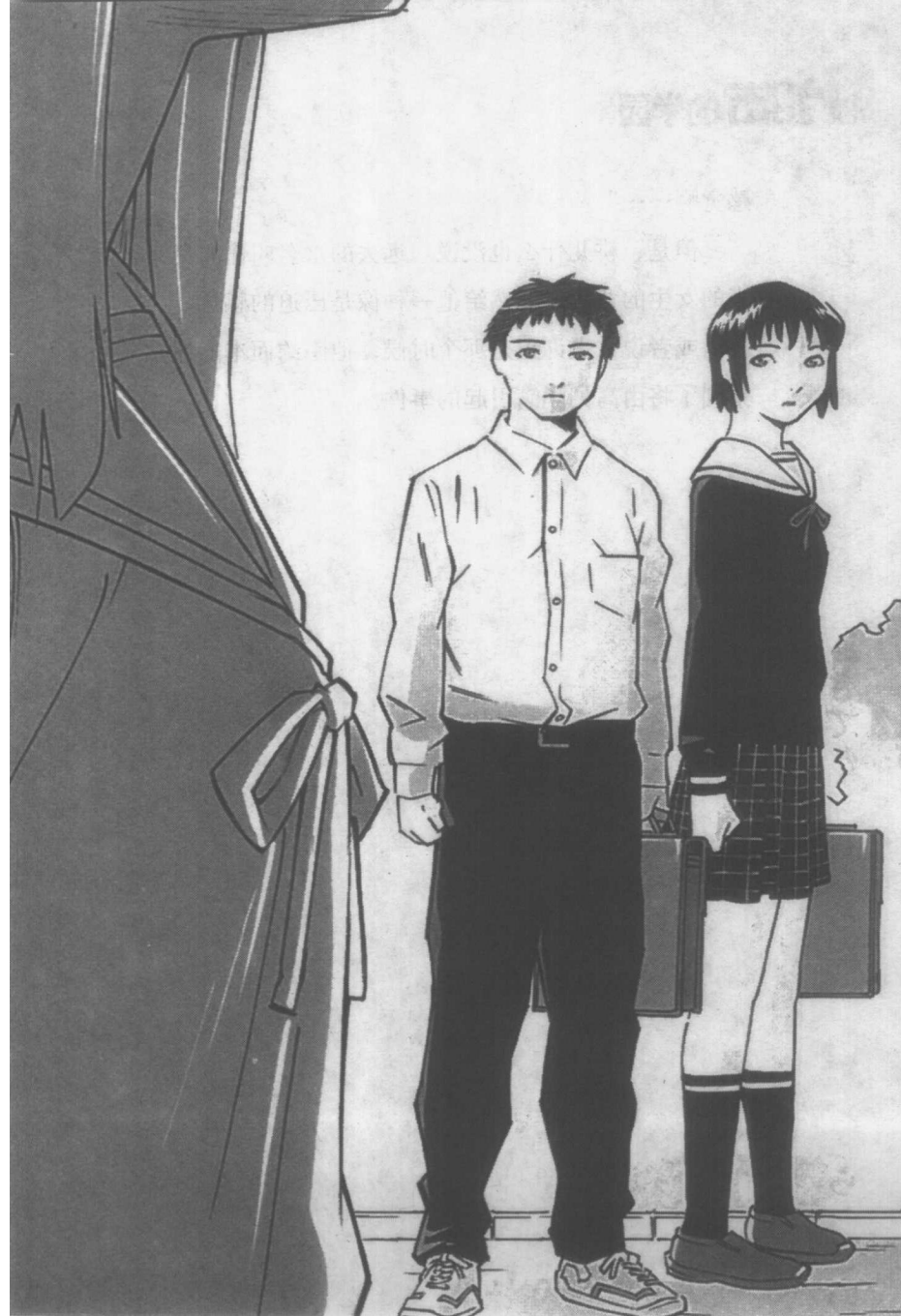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人开始向校门走去。

“等一下。”和美停下脚步，低声说道。

“看……就是她啦。”

一个高个子女学生正从两人的正前方走过。要说她的特征，便是那青得发白的脸庞，而她那似乎透露着坚强意志的细长清秀的双眼，却是直勾勾地向着前方。耕儿从她的身上，好像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压迫感。

“好古怪呐。”和美突然自言自语道，“那个人，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。一年级的時候，不是那样的



感觉啊……”

但是，耕儿什么也没说。远去的这名叫作高见泽满的女生的背影，依然给他一种像是压迫的感觉。

或者说，也许正是那个时候，他隐约而本能地觉察到了将由高见泽满引起的事件。

2

不可思议的力量

